

第三章 三種漳州十五音的音讀

3.1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與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

泉州《彙音妙悟》的音讀需要詳細考證，因為現在已找不到一個泉州方言完全符合它的音系，1873年杜嘉德《廈英大辭典》雖有泉州方言的記載，但該書完成時距《彙音妙悟》出版已七十三年，泉州音系已有變化，所以它所記載的泉州音亦不能完全吻合《彙音妙悟》音系，故需運用現代方言比較，始能擬其音讀。

但漳州音卻有一部相當早期的字典。這就是1831年完成的麥都思 (W. H. Medhurst) 《福建方言字典》，因為麥都思是以漳州音為依據，其實應該為其正名曰《漳州音字典》。這本書完成時距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出版的1818年只晚十三年，兩書相差年代這麼接近，幾乎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作品，而據麥都思序中所言，1818年正是他開始研究閩南語之年。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麥都思字典是《雅俗通十五音》的語音實錄。

麥都思字典所用的羅馬字標音方式和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及從其簡化的現代教會羅馬字有很大的不同。但因為該書有長篇序言，對其使用的符號有詳細的說明，並與十五音互相對照。另外杜嘉德字典也附錄了他的標音方式和麥都思方案的對照。當然這個對照只意味著符號和方音的對應，其所代表的音值未必相同。誠如杜嘉德所指出的，他的拼音式和麥都思的不同，「部份是因為拼法的不同，部份是方言的差異」④，他說麥都思所描寫的是漳浦音，而他描寫的是廈門音，我們不可以將廈門音的音值套入漳浦音，這是許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

職是之故，麥都思字典序論對《十五音》聲韻調所作的語音描寫，可以直接作為十五音的音讀記錄，不需另做擬音。

有關麥都思記音的解讀細節，請參照拙作《麥都思福建方言字

典的價值》（見彙編第三冊），此處直接將其譯為羅馬化國際音標，但於疑問處，參考現代方言資料以為佐證，不做全面檢討。

3.2 聲調（八音）

麥都思描寫漳州音的聲調說：

上平：疏緩平坦，不升不降、不用力、不加重，自由發音。故不加調符，如：君 kwun。

上上：高而屈折、用力、快速發音。故加銳音符號，如：滾 kwún。

上去：低而沙啞、發音時似由喉嚨出來，然後低低延長。故加低調符號，如：棍 kwùn。

上入：有如上聲快速發音，急促收束。故標以短音符號，如：閣 kǒh。若為子音收尾的韻，標為骨 kwut，格 kek，甲 kap。

下平：屈折調，先低後高，發音時稍作停留再升至他調。有的標為 kwŭn（群），為印刷方便，標為 kwûn。

下上：與上上同。

下去：低、長、單調的聲音，有如上去，但不沙啞低沈，故以水平線標之。如：郡 kwūn。

下入：是兩種調子的結合，急促如「上入」，加上母音曲折的調子如「下平」，以垂直符表之，如：kǎh, kàt, káp, kwút。

麥都思的描寫和現在我們所知的漳州音情形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有：

一、麥都思只分高、低調，把上去和下去都歸低調，沒有中調。

二、麥都思只分平板調和屈折調，升說升，降以「用力」表示。

上去聲的低降調以「沙啞」形容。

三、開尾入聲只說「急促收束」，沒有提及是否尚保留喉塞音，

似乎認為急促收束自然就產生喉塞音了，所以不必說明，但仍以子音 -h 表示。

依麥都思的描寫，參考現代漳州音方言資料⑤，可以擬定《十五音》著作的十九世紀漳州音聲調調值如下：

上平：44	下平：13
上聲：41	
上去：21	下去：22
上入：32	下入：23

3.3 聲母（字頭、十五音）

柳：l [l]，遇鼻化韻時鼻化如 n- [n-] ⑥。

邊：p [p]。

求：k [k]。

去：k'h [k']。

地：t [t]。

頗：p'h [p']。

他：t'h [t']。

曾：ch [ts]。

入：j [z] 甚柔軟的濁塞擦音。

時：s [s]。

英：無聲母。

門：b [b]，遇鼻化韻時為 m [m]。

語：g [g]，遇鼻化韻時為 gn [ng]。

出：ch'h [ts']。

喜：h [h]。

依麥都思描寫，漳州音的送氣很重 (Strongly aspirated)。「入」字頭，依現在的方言資料⑦是個軟的塞擦，但麥都思說，這個 j「非常柔軟」，有如法語的 j，或英語 pleasure, precision, crosier 的 s ⑧。他又說「語」聲母（音）是硬的 g，但依我們

所知，全閩南語 b l g 都是極軟的塞音，不是硬的。

茲將漳州音聲母系統整理如下：

邊 p	頗 p'	門 b/m	
地 t	他 t'	柳 l/n	
求 k	去 k'	語 g/ng	
曾 ts	出 ts'	時 s	入 z

漳州與彙音妙悟所表現的泉州音聲母系統完全一樣，共十五個「字頭」，b l g 遇鼻化韻時變為 m, n, ng。ts, tsh, s 遇齊齒音時腭化或不腭化都無所謂。

3.4 韻母（字母）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麥都思採用的拼音法和現在通行的教會羅馬字差別極大，但其說明十分詳細並與十五音相對照，茲依其說明譯為寬式國際音標（為排字方便加以羅馬字化，鼻化韻以 N 表之，舌根鼻音以 ng 表之）。並與台灣漳州音的《彙音寶鑑》⑨做一對照如下：

十五 字頭	福建 方言字典	音值	彙音寶鑑	音值
君	kwun	[- uin]	君 un	[-un]
堅	kēen	[- iɛn/ian]	堅 ian	[-ian]
金	kim	[-im/iim]	金 im	[-im]
規	kwuy	[-ui]	規 ui	[-ui]
嘉	kay	[-ɛ]	嘉 e	[-e]
干	kan	[-an]	干 an	[-an]
公	kong	[-ong]	公 ong	[-ong]
乖	kwae	[-uai]	乖 oai	[-uai]
經	keng	[-ɛng /iɛng]	經 eng	[-iɛng]
觀	kwan	[-uan]	觀 oan	[-uan]

沽	koe	[-ou]
嬌	kə̌au	[-iau]
稽	key	[-ei]
恭	kə̌ung	[-iong]
高	ko	[-o]
皆	kae	[-ai]
巾	kin	[-in /iän]
姜	kə̌ang	[-iang]
甘	kam	[-am]
瓜	kwa	[-ua]
江	kang	[-ang]
兼	kə̌em	[-iɛm/iam]
交	kaou	[-au]
迦	kə̌a	[-ia]
檜	koëy	[-uei]
監	k ⁿ a	[-a ⁿ]
鯢	koo	[-u]
膠	ka	[-a]
居	ke	[-i]
𠂔	kew	[-iu]
更	kai ^{ng}	[-ɛ ⁿ]
禪	kwui ^{ng}	[-ui ⁿ]
茄	kə̌o	[-io]
梔	kee ^{ng}	[-i ⁿ]
薑	kə̌o ^{ng}	[-io ⁿ]
驚	kə̌n ^a	[-ia ⁿ]
官	kw ⁿ a	[-ua ⁿ]
鋼	ke ^{ng}	[-ng]

沽	o	[-o]
嬌	iau	[-iau]
稽	(併入嘉韻)	
恭	iong	[-iong]
高	o	[-o]
皆	ai	[-ai]
巾	in	[-in]
姜	iang	[-iang]
甘	am	[-am]
瓜	oa	[-ua]
江	ang	[-ang]
兼	iam	[-iam]
交	au	[-au]
迦	ia	[-ia]
檜	oe	[-ue]
監	a ⁿ	[-a ⁿ]
龜	u	[-u]
膠	a	[-a]
居	i	[-i]
𠂔	iu	[-iu]
更	e ⁿ	[ɛ ⁿ]
嚮	ui ⁿ	[-ui ⁿ]
茄	io	[-io]
梔	i ⁿ	[-i ⁿ]
(與牛併為薑)		
驚	ia ⁿ	[ia ⁿ]
官	oa ⁿ	[-ua ⁿ]
禪	ng	[-ng]

(併禪鋼為一韻)

伽	kay	[-e]	(併入嘉韻)		
閒	kae ^{ng}	[-aiN]	閒	ai ⁿ	[-aiN]
姑	k ⁿ oe	[-ouN]	姑	o ⁿ	[-ɔN]
姆	u ^m	[-m]	姆	m	[-m]
光	kwang	[-uang]	光	oang	[-uang]
門	kwae ^{ng}	[-uaiN]	糜	oai ⁿ	[-uaiN]
糜	möey	[-ueiN]	(與門併為糜)		
噪	k ⁿ ëaou	[-iauN]	噪	iau ⁿ	[-iauN]
箴	chom	[-om]	箴	om	[-ɔm]
爻	gnaôu	[-auN]	爻	au ⁿ	[-auN]
扛	k ⁿ o	[-oN]	(併入姑韻)		
牛	gnêw	[-iüN]	董	iu ⁿ	[-iüN]

麥都思的記錄和許多現代研究者根據廈門音及少數漳州方言為《雅俗通十五音》所做的擬音頗有距離，和台灣漳州音距離更大，因此不免令人難以接受，但如果我們對漳州方言做廣泛的方言調查，將會發現他的記音是相當可信的。茲就若干和台灣漳州音（以《彙音寶鑑》為代表）讀音有出入的韻類，以現代漳州音來印證麥都思的記音。

3.5 以現代漳州音印證麥都思的記音

a. 嘉稽伽與檜

漳州《雅俗通十五音》的「嘉」「稽」「伽」三韻，在台灣《彙音寶鑑》一書皆併為「嘉」(-e)韻，這是台灣漳州音的普遍現象。「嘉」韻字讀 -ɛ，杜嘉得字典，台日大辭典均有記錄、現代方言資料亦多印證，所以易於了解，但「稽」「伽」的區別就很費神。因為在台灣、廈門，甚至許多漳州音，這二韻是無法分別了。王育德（1969）將「嘉」韻擬為 -ɛ，這沒問題，把「稽」擬為 -e

是普遍的擬音，但對「伽」就很困擾，不得不借用潮州的 -oi 來擬音。

現在我們先將《雅俗通十五音》嘉稽伽三韻的字分類舉例如下：

韻目	例 字	中古韻
嘉 ϵ^*	1. 嘉家加沙把賈馬架帕詐爬茶牙下	假開二文白
	2. 佳差債儕寨	蟹開二文白
	3. 柏百格客隔輓厄冊白帛	梗開二白
	4. 汐逆	梗開三白
	5. 謁績	梗開四白
稽 ei^*	1. 稽雞禮底批計帝妻(易)弟濟(多)系世	蟹開四文白
	2. 胎袋	蟹開一白
	3. 矮買賣改解街	蟹開二白
	4. 推退	蟹合一白
	5. 所初	遇開三文白
	6. 螺坐(短)	果合一白
	7. 地	止開三文白
伽 e^*	1. 胎矮袋代賣	蟹開一、二白
	2. 推退	蟹合一白
	3. 螺坐樑(塊處)(短)	果合一白
	4. 脍	止合三白
	5. 八	山開二
	6. 歇	山開三
	7. 節鋏	山開四
	8. 拔奪	山合一
	9. 雪絕	山合三
	10. 莢狹峽	咸開二
	11. 笠	侵開三

由以上的歸韻，比較現代漳州音和泉州音、廈門音、潮州音，將會發現《雅俗通十五音》的作者並未真實反應某一特定方言的音系，而是綜合不同的方言，納入二韻之中，於是混亂了「稽」「伽」的區別。

《彙音妙悟》上面這些字分別歸入嘉、西、雞、杯、科、高六韻。茲將六韻中的字列舉如下：

嘉 a*	1. 嘉家加沙把賈架詐帕茶牙下	假開二文
	2. 佳	蟹開二文
西 e*	1. 家加把馬架帕爬茶牙下	假開二文
	2. 債儕寨	蟹開二文
	3. 格隔客冊白帛	梗開二白
	4. 稽雞禮計帝妻弟系濟世	蟹開四文
	5. 地	止開三文
雞 əe*	1. 雞(易)溪底替齊題蟹	蟹開四白
	2. 矮改解街	蟹開二白
	3. 地	止開三白
	4. 節鏃(鋏)	山開四白
	5. 夾莢狹	咸開二白
	6. 笠	侵開三白
	7. 初	遇開三白
杯 ue*	1. 批	蟹開四白
	2. 買賣	蟹開二白
	3. 八	山開二白
	4. 拔	山合一白
科 ə*	1. 袋	蟹開一白
	2. 推退	蟹合一白
	3. 螺坐櫟(塊處)(短)	果合一白
	4. (脔)	上合三白
	5. 奪	山合一白

6. 雪絕
高 ɔ* 1. 所初

山合三白
遇開三文

上述的資料，「杯」韻字只出現唇音，在漳州、潮州都歸入「雞」類，本是「雞」韻的唇音變化，古代泉州音本來都讀 ɔi* 的。此外「拔」廈門讀 pui⁸，台灣多半讀 pue⁸，有特殊變化，不予計入，其餘諸韻，和現代閩南語有非常整齊的對應。

茲根據《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嘉、稽、伽三韻和《彙音妙悟》共通字和現代閩南方言比較如下：

彙音	泉州 (汐止)	廈門	漳州	潮州 (揚陽)	十五音
嘉	a	a	ɛ	ia	嘉文
西	e	e	ɛ	e	嘉白
西	e	e	e	i	稽文
雞	æ	ue	e	oi	稽伽白
杯	ue	ue	e	oi	稽伽白
科	ə	e	e	o	稽伽白

上述的方言資料，廈門漳州部份依杜嘉得《廈英大辭典》及現代方言其餘都是根據現代方言資料⑩。杜嘉德字典著於 1873 年，當時漳州「稽」「伽」已不能分，可見漳州二韻混淆的情形在 1818 年以前《十五音》著作時已發生。但是《十五音》既分為二韻，必然有可分的方言。其收字之中，大部份字二韻兩見，顯見作者想使《十五音》適用更廣的企圖。此種企圖在閩南語任何韻書中都可見得，但有些書有標明方言讀法出處，有些沒有標明，《十五音》在有些地方有標明，但很少標明，故『稽』『伽』二見的字，便使我們無法知其歸屬了。

為了明白《十五音》「嘉」「稽」「伽」的分別，茲舉數例，以明現代漳州各地方言之異讀。

	家嘉	雞稽	買稽	袋伽	拔伽
漳州市	kɛ	ke	be	te	pe?
長泰	kɛ	kue	bue	te	pue?
龍海	kɛ	ke	be	te	pe?
華安	ke	ke	be	te	pe?
南靖	kɛ	ke	be	te	pue?
平和	kɛ	kɛ	bɛ	te	pak
漳浦	kɛ	kiei	biei	te	pɛ?
雲霄	kɛ	kei	bei	te	pe?
東山	ke	ke	be	te	pe?
詔安	kɛ	kei	bei	tʻ	pe?
漳平	kɛ	kie	bie	tie	pie?
永福	kia	kei	bei	ti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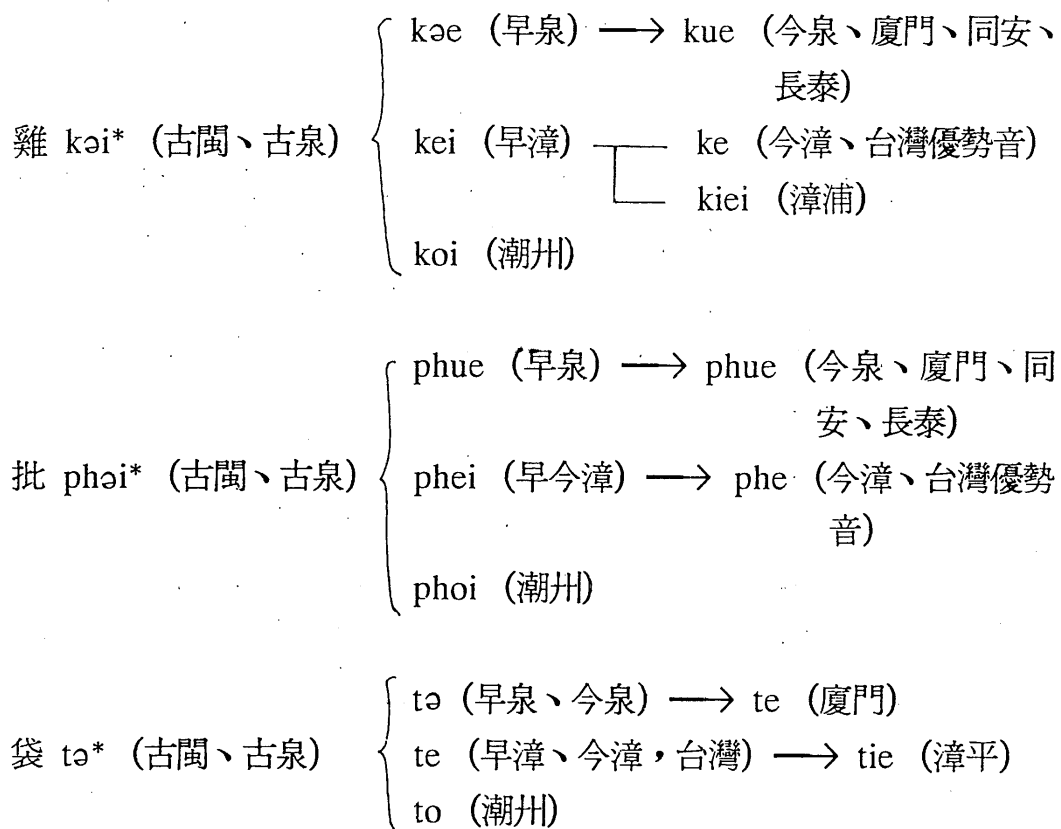
以上方言資料引自周長楫（1986），代表方言點都是漳州各縣城，不同年齡層或鄉下發音一定有所不同，永福即引自張振興（1982），方言點是漳平永福鄉。

我們從上述資料清楚看見，目前漳州方言之中，嘉稽伽三韻完全混淆的只有華安、東山二處，稽（雞、杯）、伽（科、杯）不分的有漳州市、龍海、華安、東山、漳平，數字相當多，顯示稽伽混淆的情形更為嚴重，其發生的時間應該更早，『十五音』混淆的情況，顯示早在1818年以前就很嚴重了。

但是我們從稽伽二韻尚可分的方言考察，所有「伽」（科、杯）類字都沒有元音韻尾 -i，而「稽」（雞、杯）類字，除平和歸入嘉類讀 -ɛ 之外，都有個韻尾 -i，讀 -ei，或 -iei，介音 -i- 顯然是後來的發展，早期「稽」類字應該讀 -ei。東片漳州大多方言韻尾消失，和「伽」類混同。

由上述的論証可知，麥都思的記錄是十分可信的，即「稽」是 -ei，「伽」是 -e。此一記音若和泉州、潮州、廈門比較起來便益

加可信。依筆者（1989）在《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的擬音，古代泉州音「稽」（雞、杯）類讀 $-əi^*$ ，「伽」（科）類讀 $-ə^*$ ，這兩個古代泉州音，應當也是古代閩南語的讀法。茲擬其音變過程如下（稽類取「雞」「批」為例，伽類取「袋」字為例）：



由上圖可知，古代閩南祖語的 $ə$ 元音，被泉州保存下來，但漳州移前為 e ，潮州則移後為 o ，即使後面有個 i 韻尾，其演變結果仍然一樣。至於無韻尾的 $ə$ （伽）類，我們也沒有理由替它擬出一個韻尾 i ，而為 $-oi$ 或 $-ei$ 。

《十五音》「稽」「伽」的混淆尚不止此，令人迷惑的現象是「稽」韻無入聲字。所有我們分析的「稽」類字入聲都跑到「伽」韻去了。如果我們擬定「稽」在漳州音讀 $-ei^*$ 的話，那麼「伽」韻的「稽」類字，無疑地非歸入「稽」韻不可。

茲舉漳平永福鄉「稽」類和「伽」類的入聲字如下：

稽	八	pei ⁴	跌	tei ⁴	提(拿)	thei ⁸		
	貼(墊上)	thei ⁴	笠	lei ⁸	截	tsei ⁸	節	tsei ⁴
	楔(塞)	sei ⁴	瞌	khei ⁴				
伽	絕	tsie ⁸	撮	tshie ⁴	𢇛	sie ⁸	雪說	sie ⁴
	歇	hie ⁴						

現代漳州的永福既可以分稽伽二類入聲，那麼古代漳州音自然也可以分，只是到了後期混淆罷了。這些資料證明了《雅俗通十五音》的作者雖然想要分開「稽」「伽」二類字為二韻，但也許他本人的方言已經混同為 -e (伽) 了，所以把應該歸入「稽」韻的入聲字都歸到「伽」韻來了。

還有，麥都思以「檜」kōey [uei] 為「稽」key [ei] 的合口。既然「稽」有個韻尾 i [ei]，則其合口當然也應該有一個韻尾 i [-uei]。這個 ei/uei 即為筆者《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89) 為「西」韻裡的蟹攝開口和「檜」韻裡的蟹攝合口字所擬，當亦為古代閩南祖語的原音。

但「伽」應該也有個合口韻 ue 收《彙音妙悟》「科」韻字在漳州讀合口的字，如郭、缺、回、飛、灰……等，但《十五音》只有一個「檜」，顯示實際上 ue uei 已不分，而其混同的結果，讀 ue 的可能性較大，令人對麥都思的記音產生懷疑。「糜」韻亦同。

b. 高沽與扛姑

麥都思的記音有高 -o[-o] 與沽 -oe[-ou] 的對立，其鼻化韻即為扛 -ⁿo[on] 與姑 -ⁿoe[-oun] 之對立。on 與 ouN 二韻在泉州音已合併為《彙音妙悟》的「莪」-ɔN 韻，而「沽」亦讀 ɔ，自泉州廈門以至台灣都沒有聽過 -ou 這個雙元音韻母，但在現代漳州、潮州卻是非常普遍，並不奇怪。在有 ou 韻的方言裡，決沒有 -o

與 -ɔ 元音的對立。

還有《雅俗通十五音》的「沽」包含了遇攝字和流攝一等字，但在《彙音妙悟》裡，遇攝歸「高」 -ɔ*，流攝歸「鉤」 -əu* (-ɔ/-io)。事實上，遇、流的分別仍保存在漳浦、雲霄、漳平等方言。

茲舉數個「高」、「沽」韻字在漳州各方言的異讀如下：

	河	雨	祖	湖	五	厚
漳州市	ho	hɔ	tsɔ	ɔ	gɔ	hɔ
長泰	hɔ	heu	tseu	tseu	geu	heu
龍海	ho	hɔ	tsɔ	ɔ	gɔ	hɔ
華安	ho	hɔ	tsɔ	ɔ	gɔ	hɔ
南靖	ho	hɔ	tsɔ	ɔ	gɔ	hɔ
平和	hɔ	hou	tsou	ou	gɔ	hɔ
漳浦	ho	hou	tsou	ou	gou	həu
雲霄	ho	hou	tsou	ou	gou	həu
東山	ho	hou	tsou	ou	gou	hou
詔安	hɔ /ua	hou	tsou	ou	gou	hou
漳平	hur	hɔ	tsɔ	ɔ	gɔ	hau
永福	ho	hou	tsou	hou	—	hau

以上資料仍引自周長楫（1986），永福為漳平縣永福鄉方言，引自張振興（1982）。

由這些資料可以看出，「沽」韻字不讀 -ɔ 的有七處，讀 -ɔ 的只有五處，其地理位置多半靠近廈門，可能是受到廈門的影響，七處讀 -ou 的方言點有五處靠近潮州，潮州亦讀 -ou（ou/ou 只是符號不同，並沒有音位對立）。長泰讀 -eu，又據杜嘉德字典記錄縣內的灌口讀 -io，今澎湖縣湖西鄉仍讀 -io，筆者認為 -eu/-io 都是 -ou 的變化。

另外，遇攝（《彙音妙悟》「高」韻字）和流攝（《彙音妙悟》

「鉤」韻字) 二類，只有漳浦、雲霄、漳平有分，其餘都不分。

c. 音韻對稱問題

麥都思的記音從音韻論來看顯得有些不對稱，如：

1. 兼 kĕem [-iɛm] 堅 kĕen [-iɛn] 姜 kĕang [-iang]

2. 金 kim [-im/iim] 巾 kin [-in/iin] 經 keng [-ɛng/iɛng]

現代語言學家為《十五音》擬音時，為了音韻對稱整齊，一律這樣擬音：

1. 兼 -iam 堅 -ian 姜 -iang
2. 金 -in 巾 -in 經 -ing

但這樣擬法，雖然得到音韻的對稱，未必反映音韻的事實。先看第二組的漳州方音。下述資料仍引自周長楫（1986）：

	根	燈	亭	德	栗
漳州市	kin	ting	ting	tik	tshik
長泰	kin	ting	ting	tik	tshik
龍海	kin	ting	ting	tit	tshit
華安	kin	ting	ting	tik	tshik
南靖	kin	ting	ting	tik	tshik
平和	kin	tɛng	tɛng	tek	tshek
漳浦	kin	tɛng	tɛng	tik	sio̯k
雲霄	kin	tian	tian	tiat	tshio̯k
東山	kin	tɛng	tɛng	tek	tshio̯k
詔安	kin	tieng	tieng	tiek	tshik
漳平	kin	tin	tin	tit	tshio̯k

「金」字因整個閩南語都讀 kim，沒方言差，所以周文不予收入，「根」仍讀 kin，但「經」的讀法就千差萬別，以上十一個方言點讀 -ing 的只有五個，-in 一個，-ian 一個，-ɛng 三個，-ieng 一個。換言之，有一半以上的漳州方言，ɛng 不和 im, in 對稱。

至於第一組，周（1986）的方言資料，都記為 -iam, -ian, -iang：這是相當音位化的記音，實際音質未必如此，中嶋幹起（1977）記東山島的這一組音值如下：

iam [iam] ian [iɛn] iang [iang]

漳州的 /ian/ 讀 [iɛn] 是普遍現象，為了音韻整齊記為 ian 有其必要。麥都思的記音比較接近音值。至於 iam，現在一般讀為 iam，麥都思也記錄了這個音，但以 iɛm 為主。

麥都思因為偏重音值，顯得繁瑣，事實上 i 和 ɪ 並沒有音位的對立，不必要使用兩個符號。至於另一套讀法，/iim//iin/，實際的音值可能是 [i̯im], [i̯in]，因為漳州十五音的韻母系統裡並無 i̯，所以無需另設一個音位。

茲將上述六韻整理為音位如下：

兼 iam [iɛm/iam] 堅 ian [iɛn] 姜 iang [iang]
金 im [ɪm/i̯im] 巾 in [ɪn/i̯in] 經 ing [ɛng/i̯ang/ieng]

中國傳統韻書往往把入聲收尾 p t k ? 看成和鼻音收尾 m n ng 及無子音收尾的陰聲韻歸納為聲調的變化，並不是另一種韻母。《十五音》的五十韻，即包含兩種不同韻尾，平上去三聲包括無子音韻尾及帶有 m n ng 鼻音韻尾的韻，入聲包括帶有 p t k ? 等塞音韻尾的字，這些入聲字如果分別設韻，整個韻母數就會倍增。因此傳統韻書把入聲韻尾的不同，看成是聲韻的不同所產生的音質變化，有其聲韻學上的合理之處。茲舉例如下：

	平	上	去	入
膠	a	a	a	aʔ
甘	am	am	am	ap
干	an	an	an	at
江	ang	ang	ang	ak

3.6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音系

以下以舉平以賅上去入的方式，依麥都思的記音將《雅俗通十五音》的音系整理如下：

a 部	a 膠	am 甘	an 干	ang 江	aN 監
	ia 迦	iam 兼	ian 堅	iang 姜	ian 驚
	ua 瓜		uan 觀	uang 光	uan 官
	ai 皆				aiN 閒
	uai 乖				uaiN 門
	au 交				auN 爻
	iau 嬌				iauN 噪
ɛ 部	ɛ 嘉				ɛN 更
e 部	e 伽				
	ei 稽				
	uei 檜				ueiN 糜
i 部	i 居	im 金	in 巾	ing 經	iN 梔
	ui 規				uiN 禪
o 部	o 高	om 箴		ong 公	oN 扛
	io 茄			iong 恭	ion 薑
	ou 沽				oun 姑
u 部	u 謁		un 君		
	iu 𠵿				iuN 牛
ʈ 部		m 姆		ng 鋼	

以上主要元音共六個，即 a ɛ e i o u，無泉州的 ɔ 及央元音 ɐ，但前元音分三階，比泉州多一個 ɛ。另無主要元音的韻有二個，與泉州同。

3.7 《增補彙音》

《增補彙音》只有「三十字祖」，如前所述，是一本極為粗糙的、為商業目的而作的、大抵上是從《彙音雅俗通十五音》節略的本子，並不代表什麼方言，因此對於了解漳州方言，價值並不太大。但從其節錄的內容，可以窺見作者整理讀書音的企圖，雖然忽略了許多應該收入的讀書音「字母」，仍有參考價值。茲將「三十字祖」擬音如下：

君 un	堅 ian	金 im	歸 ui	家 ɛ
干 an	公 ɔng	乖 uai	京 ing	官 uan
姑 ɔ	嬌 iau	稽 e	宮 iong	高 o
皆 ai	根 in	姜 iang	甘 am	瓜 ua
江 ang	兼 iam	交 au	伽 ia	薊 ue
葩 a	龜 u	箴 ɔm	璣 i	趨 iu

這套擬測的音讀和上節《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讀有一個不同點，就是「稽」擬為 e 不擬為 ei，「薊」擬為 ue 不擬為 uei，「姑」擬為 ɔ 不擬為 ou。我們這樣處理有以下的理由：

一、《增補彙音》並非只是《雅俗通十五音》單純的節錄，它和《雅俗通十五音》的內容最大的不同，在於將《十五音》的「稽」-ei*「伽」-e* 二韻合為一韻。

《十五音》的「伽」平上去本來絕大多數都重見於「稽」，但「伽」有少數字並沒收入「稽」韻，如「塊」ge³*，這個字卻收在《增補彙音》的「稽」韻裡；又《十五音》的「稽」韻無入聲，所

有入聲都跑到「伽」去了。但《增補彙音》卻把那些入聲歸到『稽』的入聲。

由此可見《增補彙音》依自己的方言「稽」「伽」不分的現象，合併「稽」「伽」為一韻的作法。 -e, -ei 不分的方言，其音讀莫不合併成 -e。因此《增補彙音》的稽，不得不擬為 -e，其合口「菟」，當然是 -ue 無疑。

二、 e/ei, o/ou 這兩組韻母的對立往往是同時存在的，有 e/ei 的對立就有 o/ou 的對立。在漳州方言裡，凡是 e/ei 合併為 e 的方言，o/ou 的對立，都成了 o/o 的對立，這一點幾乎很少例外，茲舉例如下。方言資料仍引自周長楫（1986）。

	沽 ^高	河 ^高	買 ^稽	袋 ^伽
漳州市	ho	ho	be	te
長泰	heu	ho	bue	te
龍海	ho	ho	be	te
華安	ho	ho	be	te
南清	ho	ho	be	te
平和	hou	ho	bɛ	te
漳浦	hou	ho	biei	te
雲霄	hou	ho	bei	te
東山	hou	ho	be	te
詔安	hou	ho	beɿ	tr
漳平	ho	huɿ	bie	tie

上述十一個方言點，「稽」「伽」分韻的方言有四個方言「沽」（即《增補彙音》的「姑」）韻字都讀 -ɔu，只有長泰讀 -eu；其餘「稽」「伽」同讀 -e 的方言，只有東山「沽」讀 -ɔu；換言之大部份方言沒有 ei 就沒有 ɔu。

《增補彙音》既然「稽」「伽」合韻，屬於無 ei 韻的一類，

自然把「沽」擬為 -o 較為合適了。

由《增補彙音》的這個音韻特性，證明《增補彙音》成書晚於《雅俗通十五音》，並且其所代表的方言，當在漳浦以東，而《雅俗通十五音》則在漳浦或以西。

3.8 《渡江書十五音》

《渡江書十五音》省略了《雅俗通十五音》所有、而現代漳州方言仍保存的韻部，在第二章已提過。我們進一步從其音韻系統來考察，也可以發現一些兩者之間的差別：

1. 《雅俗通十五音》五十字母配「八音」，所有「下上聲」都是「空音」，卷內注明「全韻與上上同」，意即實際上只有七個聲調，「下上」是空設的。除此之外，在七聲之內仍有許多「空音」，查《雅俗通十五音》目錄可知，共一百多個空音。

但《渡江書十五音》並未空設「下上」音，四十三字母配七聲，全部填滿了字，無一「空音」。《雅俗通》空音，而《渡江書》所填的字都是一些字典上查不到的字。這一方面表現了渡江書十五音企圖為閩南語文字化的努力。如《雅俗通》「ㄋ」韻入聲全部「空音」，但《渡江書》則無一空音。有些現代方言仍存在的，《雅俗通》空音，而《渡江書》卻收錄了，如陰入聲「治」字頭（tiu⁴）：

「慳：痛也；臍：小腹痛也；瘳：痛也。」即今口語「疼瘳瘳 thian³tiu⁴ tiu⁴」的 tiu⁴。

「𢵼：擊一。」即口語「用箠仔𢵼」的 tiu⁴，俗又作「柁」。

「奮：取也。」即口語「奮錢 tiu⁴ tsin⁵」的 tiu⁴。

又下入聲「曾」字頭（tsiu⁸）：

吁：鳥聲。即口語「鳥仔吁吁叫 tsiu⁸ tsiu⁸ kio³」的 tsiu⁸。

由此可見《渡江書》的作者「增補」《雅俗通》詞素的功勞。

《雅俗通》的缺點是以文讀音為主，白話音為輔，因此許多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都漏略了。《渡江書》則文白並重，白話音

字的比例比《雅俗通》高許多。

但《渡江書》所增加的那些「奇」字，卻令人費解。這些字大部份在其他閩南語韻書都沒見過，現代閩南語方言也無法印證其詞素的存在，可是《渡江書》不但收了這些奇字，並且都有注釋，顯然並非沒有根據，到底作者根據的是什麼呢？不得而知。

還有一些無主要元音的鼻輔音韻母字，如「姆」(m²)「央」(ng¹)等，它本身是韻母，可歸入「英」字頭；但它同時也是子音，有聲母的個性，因此「姆」歸「門」字頭、「央」歸「語」字頭亦無不可。《彙音妙悟》和《雅俗通》都歸「英」字頭，至於 -m 韻「門」字頭，-ng 韻的「語」字頭都是空音。顯示並沒有 m:bm、?ng:gng 的對立，可是在《渡江書》裡卻有如下的對立：

「扛」韻

上平 英(ng^{1*})：秧、央……

語(gng^{1*})：輶(車枕)

上上 英(ng^{2*})：影、阮、抗、筭、擁……

語(gng^{2*})：鯢(長欺)

……………○

「姆」韻

上上 英(m^{2*})：姆

門(bm^{2*})：鉞(端也)

……………○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同韻中每一聲都有這樣的對立。這實在是令人疑惑的事。

《渡江書》在所收的四十三「字母」中，每一聲調、每一聲母之下都有字，是否忠實反映了語言的實況是頗值懷疑的事。第二章分析《渡江書》比《雅俗通》少了七個韻的原因時，提到除了韻部合併之外，《渡江書》漏略了「光」、「門」、「糜」三個現代漳州方言仍存在的韻，不合語言的事實。如果我們解釋為：因為這三個韻無法填滿所有「空音」因而加以刪除，似乎也是合理的。

根據《渡江書》的分韻，茲將其聲韻的音讀擬測如下：

a. 聲母

邊 p	波 ph	門 b/m
治 t	他 th	柳 l/n
求 k	去 kh	語 g/ng 英 ?
曾 ts	出 tsh	時 s 入 z

「英」字頭擬為 ?-，是因為前述「扛」、「姆」二韻「英」與「門」、「語」互相對立的關係，在現代口語中，這個喉塞音聲母時隱時現。標音時省略亦無妨。⑪

在這個聲母系統下，b-, l-, g- 遇鼻音韻時就不一定變 m, n, ng 了。至於鼻化韻母之前，可能還是變 m, n, ng⑫。

b. 韻母

a 部	嘉 a	甘 am	干 an	江 ang	他 aN
	迦 ia	兼 iam	堅 ian	姜 iang	筴 iaN
	瓜 ua		官 uan		寡 uaN
			皆 ai		乃 aiN
			乖 uai		
		交 au			猫 auN
		嬌 iau			貓 iauN

e 部	雞 e				雅 eN
	菟 ue				
i 部	幾 i	今 im	根 in	經 ing	拈 iN
	歸 ui				
ɔ 部	姑 ɔ	箴 ɔm		工 ɔng	活 ɔN
				恭 iong	
o 部	高 o				儺 oN
	么 io				鎗 ion
u 部	朱 u		君 un		
	鳩 iu				
ʌ 部		姆 m		缸 ng	

這個音韻系統和《雅俗通十五音》有明顯的不同。

一、《雅俗通》的「家」韻(-ɛ*)廢除之後，一部份併入「膠」，在《渡江書》稱為「嘉」，因為「膠」韻字屬效攝二等，在閩南語並無方言差，都讀 -a，所以「嘉」韻讀 -a，應無疑義。一部份併入「稽」，在《渡江書》稱為「雞」，《渡江書》也沒有『稽』『伽』的對立，這種情形和漳州東半部的情形（見 3.5a『嘉稽伽與檜』）一致，所以「雞」讀 -e，也應無疑義。「家」韻的廢除、「稽」「伽」的合併和台灣優勢音的情形如出一轍，可以說是漳泉混合的自然結果。

二、《雅俗通》「居」韻，在《渡江書》稱為「幾」韻，是因「居」字屬遇開三，凡遇開三的字，在《渡江書》都與「觚」(-u*)併為「朱」(-u*)，這一點和廈門的情形一樣，台灣也有這種趨勢。

三、《渡江書》「儺」韻相當於《雅俗通》的「扛」(-oN*)，又與「活」(ɔN*)韻（相當於《十五音》的姑 -ouN*）相對立，所以「儺」韻仍讀 -oN 應無疑義。

四、《雅俗通》的「禪」(-uiN)、「鋼」(-ng)二韻在《渡江書》合併為「扛」韻。因為「鋼」韻字無論漳泉大多讀成 -ng，只有長

泰讀 -ɔN、龍岩讀 -oN，但絕無讀 -uiN 的，所以《渡江書》的「扛」應讀 -ng 無疑。這種現象接近於廈門、也類似台灣一般的情形（宜蘭、桃園、台北縣東北岸除外）。

《渡江書》也有一些兩讀的情形。如：

五、《雅俗通》「姜」(-iang*)「恭」(-iong*)對立，「姜」收宕開三的字、「恭」收通合三的字，兩韻涇渭分明，不相混雜，但在泉州《彙音妙悟》均合為「香」(-iɔng*)，廈門也一樣。在《渡江書》仍有「姜」「恭」的對立，但「恭」韻裡卻又收了一些「姜」韻字，如相、殤、張、決、昌、香、鄉、長、養、饗、響、廠、賡、帳、暢、將、爵、約、諶……………字數相當多，成為兩讀。可見《渡江書》受到泉州、廈門的影響。因此我們將「恭」擬為 -iɔng*，而不擬為 -iong*。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漳州系接近廈門的方言，凡 -o- 元音後接韻尾如 ou, om, ong, iong 時，都變為 ɔ, ɔm, ɔng, iong，在《渡江書》便屬這一類，因為 o:ɔ 相對應，這些韻自然要歸入 ɔ 部，而擬為「姑」-ɔ*、「箴」-ɔm*、「工」-ɔng*、「恭」-iɔng*，至於「姑」的鼻音「活」韻自然應讀 -ɔN*，而不是 ouN* 了。

六、前面提過，《雅俗通》的「禪」(-uiN*)、「鋼」(-ng*)在《渡江書》合併為「缸」(-ng*)，但《雅俗通》的「鋼」韻字（宕開一、三），絕大多數又重見於「儺」韻(-oN*)。考現代漳州方言，《雅俗通》的「禪」韻讀 -ng，「鋼」韻讀 -oN 的，依周長楫（1986），只有長泰方言。茲舉「飯」「卵」「光」（禪）及「糖」（鋼）為例：

	飯 ^禪	卵 ^禪	光 ^禪	糖 ^鋼
漳州市	puin	luin	kuin	thng
長泰	png	lng	kng	thɔN
龍海	puin	luin	kuin	thng
華安	puin	luin	kuin	thng
南靖	puin	luin	kuin	thng
平和	puin	luin	kuin	thng
漳浦	puin	luin	kuin	thng
雲霄	puin	luin	kuin	thng
東山	puin	luin	kuin	thng
詔安	puin	lng	kuin	thng
漳平	puin	luin	kuin	thng
龍岩	puin	lin	kuin	thon

以上龍岩方言雖不屬漳州，卻是漳州音在邊界的支派，非常接近漳州音，其「糖」（鋼韻）字讀 thɔN，可能保存較古老的漳州音。《雅俗通》有個「扛」韻，讀 -ɔN*，可是「扛」字卻不在「扛」韻，而在「鋼」韻，「扛」韻只有一個宕開三的字，即「兩」（借「二」為之），現在漳州、潮州「二」皆說 loN [no]，即是「鋼」韻（宕開一、三）古讀 -ɔN 的殘餘。

長泰在漳州東疆、接近廈門、同安，其音韻系統受到廈門、同安的影響應是自然的事，「禪」「鋼」合併為「扛」應是這種影響的表現。但長泰以其為漳州邊界的地位，也可能因而保存了一些古漳州音，「鋼」韻讀 -ɔN，大概是古漳州音的少數保存者。只是開口度變大而已。

《渡江書》十五音宕開一、三的字重見於「儺」（-ɔN*），「禪」「鋼」又合併為「缸」（-ng*）和長泰方言一致，另外在保存許多漳州音特色之餘，也有許多廈門音的特色（如上述一、二、五條），可見它所代表的方言，大概是接近廈門的長泰方言。